

杨基《眉庵集》版本源流考述

贾继用

杨基,字孟载,号眉庵,别号去非,又号雪海,先世蜀人,后徙居苏州。《明史·文苑传》云:明初“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与高启、张羽、徐贲称吴中四杰。《眉庵集》是杨基流传于世唯一的著作^①,其版本一直比较复杂。杨世明《杨基〈眉庵集〉版本和佚文考》^②,第一次对《眉庵集》的版本作了介绍,惜其于版本流变未作交代,介绍也相当粗略,并且许多重要的问题,诸如现存手抄本及其流传,成化本之前杨基诗集的编排体例,成化本的不足和疏误等问题都付之阙如,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辨和研究。

《眉庵集》流传至今有两个版本系统,即抄本和刻本两种。抄本实际上应该是刻本的底本,然而流传于世的抄本却与刻本有很大的不同,故分述之。

一、抄本

抄本《眉庵集》流传极少,除《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③,他书未见著录。《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但云朱彝尊所见,为项子京天籁阁藏本,而傅氏亦当未曾寓目。现今所能见到的是项氏藏明抄本的影印本^④。是集前有杨基《自识》^⑤云:

余自离吴门,未尝作诗。间有所述,不复存稿。迩来西江,意或得追理旧业,而案牍山积,虽罢竭弩钝,犹不及十之二,矧从容笔砚间哉!固知有愧于穆之辈也。冬十一月,宜春侯上犹临江,余奉省檄,执雁谒军门修聘礼,自己未至丙寅,往返者八月,凡目所睹,身所历,念虑所思,得短章五七言古律绝句四十首,如春山早莺,初出深谷,舌强语涩,殊不成音。欲弃置水中,复念余友方君以常,每以不得见旧稿为憾,姑存此以贻方君……

①杨基早有文名,曾著书十万馀言,名曰《论鉴》,惜已不传,惟王行所作《论鉴序》存于《半轩集》(卷五)中。

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

③中华书局,1993年。

④光绪三十四年(1908)有正书局影印。据业师杨镰介绍,原本已于民国期间流入海外。

⑤杨孟载手录《眉庵诗集》卷首,国家图书馆藏罗振玉题记影印本。

《明史·黄彬传》(卷一三一):“黄彬,江夏人……洪武三年封宜春侯……四年,赣州上犹山寇叛,讨平之。”《眉庵诗集》第200首《观宜春侯平上犹还京师》^①即记其事。故文中“冬十一月,宜春侯上犹临江,余奉省檄,执雁谒军门修聘礼”的时间当在洪武四年,此时杨基“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②。是知《眉庵集》最早的抄本是杨基自抄的,时间约在洪武四年,当时所录仅为“五七言古律绝句四十首”,数量相当有限。这当是《眉庵集》最初的抄本,即原稿本。

此后抄本《眉庵集》衍变为多种版本,当为他人翻抄和增益,不再是杨基本人自抄。

成化乙巳秋(成化二十一年,1485),张习《眉庵集后志》云:“先生盛年稿已散失,今流传人间者,十无一二,况皆抄本,又无叙志,家异而人殊。后至天顺间,郡人郑教授尝刊行。”天顺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1457-1464),则天顺之前,《眉庵集》皆为抄本。张习在编“明初四家集”时是见过多种《眉庵集》抄本的,所谓“家异而人殊”,故在成化年间,各种抄本已经有所不同了。今存《眉庵诗集》项氏藏抄本中有十一首诗歌不见于张习本(见下),而据张习《眉庵集后志》所言,张习少年时“即爱诵先生之诗,遍假抄录,覬图弥盈。及长而仕,偕以出入有年,犹每随访随录,卒莫致其全”。所以张习在编《眉庵集》时,未见《眉庵诗集》的项藏明抄本。此外,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卷三七记载,杨基早以诗名,会稽杨维桢见之,戏以所号铁笛为题,使其赋诗,翌日,诗成,绝似老铁体,当时传为佳话,有“老杨”、“小杨”之称。“此事旧闻于人,未见其歌。今获抄本,录歌以识。”杨基所作之诗即《铁笛歌为铁崖先生赋》^③,这是杨基的成名作,却不见于项藏明抄本《眉庵诗集》。所以,郎瑛、项子京所见也不是同一种抄本。看来在《眉庵集》流传的初期,的确有许多内容不尽相同的抄本传世,此其一。

第二,关于项氏藏本,各家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四云:

李方伯紫澜涛自桂林归,求为母夫人作传,贻予《杨孟载手录眉庵诗集》五大册,虽书法未为当家,然先哲故物,可宝惜也。每幅有“子京”、“墨林”、“项叔子”、“琴书清暇”等印,盖禾中项氏藏本也。卷首自识行末有“业字号”三字。

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杨基”记载:“集(《眉庵集》)亦张企翱所编,吾乡项氏天籁阁藏有《杨孟载手录眉庵集》六卷,中缺七言绝句,以勘长张

①《御选明诗》卷九二作《观宜春侯还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明史·杨基传》(卷二八五),中华书局,1974年。

③成化本《眉庵集》卷四,题为《铁笛歌为铁崖赋》。《元诗选》二集上卷十二题为李孝光作。

此诗既不见于李孝光的《五峰集》,亦不见于杨基的《眉庵集》抄本。但诗中有“勗哉宗彦吾所钦,赤泉之盟犹可寻”,称杨维桢为“宗彦”,故诗当为杨基所作。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八十也录此诗,题为杨基作。杨镰师曾数次向我谈起此诗,已考定为杨基所作,并在《全元诗》中作了说明。

本,亦无大异”,所见却是六卷。

今国家图书馆藏项氏藏本的影印本则不分卷^①,多处有“子京”、“墨林”等印,卷首自识行末也有“业字号”三字,但未见“琴书清暇”的印章。

以上各家所见都是项氏藏本,然其情态却不尽相同,所以推测项子京所藏可能不止一本。可见,抄本《眉庵集》有多个传本,有一个由杨基本人抄写到他人翻抄和增益的过程。

今国家图书馆藏《眉庵诗集》即项氏藏本的影印本,上下二册,七十七页,前有“光绪戊申二月上虞罗振玉题记”,册首签“杨孟载手录眉庵诗集”下有“项氏家藏”四字,前有杨基自识。小楷半页十行,行二十至二十四字。罗氏云此本“手书字迹渊雅,为明人书无疑,项氏所题,或有所据也。册中不分卷,计五言古三十九首,七言古四十首,五言律百有一首,五言排律十六首,七律八十四首,都计一百九十首。”按:罗氏所记有误。是集实收五言古诗自《感怀》至《久雨》三十七首,七言绝句自《题芭蕉仕女》至《烦杜伯定移菊》八十一首(其中一首为高启和诗),余皆同罗氏所说,实际收诗三百二十九首。书中几乎每页都有项子京藏书印,如“墨林”^②、“墨林秘玩”、“神游心赏”、“寄敖”、“墨林生”、“退密”、“子京所藏”、“子京”,其中“寄敖”、“子京”、“退密”皆钐于诗的题目上方,其余多在页下方空白处,与项子京在其他书画上的收藏印^③完全相同,所以此书曾为明人项子京所藏无疑。项子京生活在明嘉靖万历年间,故此本为明人抄本当属无疑,然绝非杨基手书^④。罗氏题记又云,“册末有翁嵩年印、萝轩书画二印。木匣上有吾乡许滇生先生刻字,曰:杨孟载手录眉庵诗集,滇生所藏。册尾又有乾隆戊申曾庄亲王题五古一篇,并收录《明史稿》本传。是此册由项氏,复归翁氏,归质邸,归钱塘许氏,予又得之于吴中顾氏,此是册流传之大略也。”翁嵩年(1647-1728)字康怡,号萝轩,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仕为广东提学^⑤。许滇生(1787-1866),即许乃普,字季鸿,号滇生,钱塘人。嘉庆庚辰(1820)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少保^⑥。册末

①分上下册,上册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绝句;下册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

②杨世明以为“墨林当即皇六子室名”,误。说见杨世明、杨宪校点:《眉庵集》,巴蜀书社,2005年,第413页。

③唐冯承素摹本《兰亭序》有项子京“子京”、“子京所藏”、“墨林秘玩”、“墨林”、“神游心赏”等印,晋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又有“神游心赏”、“墨林生”等印,王献之《鹅群帖》亦有上述诸印。其中,“子京”为葫芦形,“墨林生”印中“墨”字阴文,“林生”为阳文。杨基诗集抄本诸印与此完全相同。见《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

④吉林省博物馆藏杨基于至正十九年秋七月既望写郑元佑作《陶埴行状》,笔迹与手抄本绝不相类。见《中国书法全集·元代卷》(47),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

⑤(清)张廷玉:《奉直大夫原任广东学正按察使司金事翁公墓志铭》,《清碑传合集》(四):闵尔昌《碑传集补》,上海书店,1988年。

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中华书局,1977年。

又有“珊瑚阁珍藏”、“浦学川印”、“永瑑”等图章。“浦学川印”不详；永瑑即庄亲王，乾隆第六子；“珊瑚阁珍藏”为张百龄藏书印。张百龄为辽东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累官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此抄本能保存完好，可能因为皆流传于当时名人官宦之手。

笔者取此抄本与成化本稍作比勘，发现异文有近六百处之多，又有不见于刻本的诗作十一首，即抄本第177首《岁暮收家书用方员外韵》，第193首《早春出省掖见新柳》，第196首《十六夜观灯》，第197首《上巳》，第198首《江边摘新茶》，第199首《留题城山顺济庙》，第200首《观宜春侯平上犹还京师》，第201首《豫章正月景物如吴中春分时，秣花细柳，妍媚可观，触景感旧，情见乎辞》，第202首《寒食夜雨》，第203首《初夏过僧绳金寺》，第204首《省掖夜归对雨》。这些对于刻本都有重要的参考和补正价值，所以抄本《眉庵诗集》在《眉庵集》各种版本中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是考察杨基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四库全书本是依据万历重刻本抄录的，实际上应该属于刻本系统。

二、刻本

至今已知《眉庵集》的刻本有三种，即明天顺年间郑钢刻本（亦称天顺本），成化二十一年张习刻本（亦称成化本），万历三十七年陈邦瞻、汪汝淳刊本（亦称万历本）。

在成化本之前，杨基集的编排顺序和体例，至今我们能见到的只有项氏藏手抄本：分体不分卷。由于这个本子收诗仅三百馀首，与后来的成化本收诗一千馀首相比，相差甚远。而且从成化本体例也很难看出它与项氏本有多大关系。然而，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诗歌总集中找到一些线索。

在明初人编大型诗歌总集《诗渊》中，收杨基诗四十五首，其中有二十三首不见于抄本，六首不见于成化本^①。因此，可以断定《诗渊》所依抄本非项氏

^①即《诗渊》第一册：《咏眼》、《咏眉》、《谢人送新米》（成化本《眉庵集》卷二作《杜伯渊送米》）、《有怀西湖旧游》（《眉庵集》卷二作《宜秋轩梅》）、《回文寄内》（《眉庵集》卷一一作《回文》）、《书寄舍弟均》、《寄高季迪梦论诗互相商》（《眉庵集》卷一一作《梦故人高季迪》三首），第二册：《荷叶杯》、《灯花》、《淮安新河候船》、《郑州道中》，第四册：《叹道旁野花》，第五册：《水云居为刘文丙赋》、《题周孟基巢云诗》（《眉庵集》卷二作《巢云为周孟基赋》）、《寄题水西草堂》、《梦亲堂》、《叹道旁废宅》，第六册：《送人之海上》（《眉庵集》卷八作《寓云间送人之上海兼简曲江居士》）、《送冒仲智之海滨》（《眉庵集》卷八作《送赵智之海滨兼柬乃伯元鼎》）、《送蟾书记之虎丘》（此诗亦见《高太史大全集》卷六），《送友人归通州》（《眉庵集》卷五作《狼山青为许光禄赋》），以上二十三首不见于今存项氏藏本。《诗渊》第一册：《书寄舍弟均》，第二册：《荷叶杯》，第四册：《红瓢瓜辞》，《浣溪纱·舟中见孤鸳鸯》，第六册：《浣溪纱》，《送蟾书记之虎丘》，以上六首不见于成化本。

藏本,成化本在编辑时并未参考《诗渊》,更有意思的是,在《诗渊》第一册第125页录有杨基的一首诗《谢人送新米》^①,在此诗后,还接着抄有下面的文字:“此止赋得月湾秋影。句曲有水,号明月湾。每中秋月圆而水中见影方”^②,这是《月湾秋影》诗的小序的一部分。在成化本中这两首诗紧挨着,《杜伯渊送新米》在前,《月湾秋影》在后。这显然是抄者无意中误抄上的。因此,可以断定,在《诗渊》所据杨基诗集的版本中,这两首诗的编排顺序与成化本相同。第二,今存项氏藏手抄本中组诗见于《诗渊》者,如《舟中书所见》(二首)^③、《沙河杂诗》(四首)^④,编排顺序皆与成化本同。故可以推测,《诗渊》所依据的底本在许多诗的编排上已经定型。《诗渊》成书于明初,所收之诗上起魏晋六朝,下迄于明初高启等人。据孔凡礼先生考定,《诗渊》当编于《永乐大典》同时或稍后^⑤。所以《诗渊》成书在天顺年间郑钢刻本之前。故《诗渊》所依之本,也可能是郑钢所依之本。

天顺本即郑钢本。成化二十年(1484),江朝宗《眉庵诗集序》云:“先生所著《眉庵集》,有五七言古体、五七言律诗及歌行、排律、绝句、词曲,总若干篇。教授郑钢編集已板行矣。字多讹謬,先后失序,而缺略尤甚,识者惜焉。”成化二十一年秋张习《眉庵集后志》云:“天顺间,郡人郑教授尝为刊行,间多讹謬,矧诸奇作失载,识者病焉。”郑钢为吴人,明王鏊撰《姑苏志》卷五二“人物”记载:“长洲郑钢,字德新。既领乡荐,母亡,十年不仕。正统乙丑授赵州学正,迁吉安府教授”,人名和履历与序志相符,然未知是否就是张习和江朝宗所言之郑钢。

从汪朝宗的序言和张习后志,大体可以看出成化本前杨基诗集的流传情况。手抄本已如上述,唯一的刻本即天顺间郑钢刻本大体应该按照“五七言古体、五七言律诗及歌行、排律、绝句、词曲”分体编排,不过“字多讹謬,先后失序,而缺略尤甚”,“诸奇作失载”。郑钢本为草创之本,所依之本,或为缺本,或编刻时搜罗不全,然许多诗的编排顺序和分体编排的大格局应该已经确定。可惜原本已经失传,无从考其原貌,只能从《诗渊》诗歌的误抄和与成化本的比勘中以及成化本的序志中约略找到一点痕迹。但可以肯定,郑钢刻本作为杨基诗集最初的刻本,在《眉庵集》的流传和成化本成书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成化本当是在此基础上编辑整理的。

成化本即张习刻本,为成化年间张习所编。张习,字企翱,吴县人。成化己丑(1469)进士,授礼部主事,历员外郎,出为广东提学僉事。喜为古文词,尤喜搜辑郡中遗文,曾编刊明初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家的诗集为明初四家集,

①成化本卷二题为《杜伯渊送新米》。

②成化本全文为“月湾秋影。句曲有水,号明月湾。每中秋月圆而水中见影方半。相传葛仙翁幻术为此。分题送友。”

③《诗渊》第二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1502页。

④《诗渊》第三册,第2153页。

⑤《诗渊》“前言”第1页。

并刊刻王行的《半轩集》，于吴中先贤的文献整理，其功厥伟。尝纂《苏州志》，未成而卒。

江朝宗《眉庵诗集序》云：“吴中张公企翱，以名进士累官广东佥宪，素重先生之诗。每遇公暇，辄研究之。补其缺略，次其先后履历之序，字之讹谬者悉考正之，厘为十二卷，绣梓以广其传。”张习《眉庵集后志》亦云：“兹官岭表，念齿已迈，爰命庠生颜恭文起会各本录就。”则张习在编辑《眉庵集》时大体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补其缺略”。按张习所说，对于杨基的作品，他“遍假抄录，觊图弥盈。及长而仕，偕以出入有年，犹每随访随录”。虽然“卒莫致其全”，但成化本应该是收杨基诗歌最为完备的集子，共收诗 1032 首、词 72 首。与现存项氏藏手抄本存诗三百馀首相比，成化本多出七百馀首，而《四库全书》“集部”中所录杨基的诗歌，都没有超出成化本的范围，可见其用功之大，搜罗之富。前人作品的散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刻本尤其是好的刻本传世，成化本作为杨基诗集最完备的版本，对于杨基诗歌的保存和流传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其先后履历之序”。成化本用旁注的方式对杨基的诗歌作了大体的编年，使读者能从杨基的出处和履历，考察其诗歌的写作背景。如卷一《吴宫遗迹八咏》下有“以上元末在吴作”，《雾中望新淦城》下有“以上仕江西作”，《潇湘八景》下有“右使湖南作”，《至太原》下有“以上三首赴山西时作”，卷二《闻蝉》下有“以上在吴中作”，《赠萧处士别》下有“以上金陵并句曲作”。象这样的旁注，卷七有五处，卷八有二处，卷九有二处，卷十一有二处，皆于杨基出处事迹攸关。

第三，“字之讹谬者悉考正之”。据江朝宗和张习序志所言，郑钢本“字多讹谬”“间多讹谬”，然今天郑钢本已经不可得见，不过对今存项藏抄本与成化本粗略比较就发现近六百处异文，成化本确实做了相当多的校勘工作。当然，明人刻书，勇于改书，有些改正是否为原文，在与手抄本的比勘中，很难遽下结论。

第四，按体裁分全书为十二卷。郑钢本分体编排，具体情况无从考知。成化本按体裁分全书为十二卷，即：卷一，五言古体；卷二，七言古体；卷三，七言古体；卷四，歌行；卷五，长短句体；卷六，五言律；卷七，五言律，五言排律；卷八，七言律；卷九，七言律；卷十，五言绝句，六言绝句；卷十一，七言绝句；卷十二，词曲。后附录补遗十六首。

成化本在校勘上用功甚大，然仍有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重收。《补遗》第一首《怀旧业》，在同书卷六作《初夏过宁真道院》，属于重收。

第二，失收。今国家图书馆藏经钜堂抄本《玉山倡和集》有杨基诗三首，其中卷下《玉鸾引》一首见于成化本《眉庵集》，另外二首即《玉山倡和集》卷上《会谢公席上题仲举诗后寄玉山》和卷下《和谢雪坡过玉山草堂有怀》在《眉

庵集》中失载,因为《玉鸾引》见于成化本《眉庵集》,故此二诗亦当为杨基所作,抑或张习编辑《眉庵集》未曾见过钜堂抄本《玉山倡和集》的原本,以致遗漏。然二诗起码可以确证杨基参与了玉山唱和,对于考察杨基生平事迹和元末吴中两大诗人群体的交往至关重要,因为吴中四杰和玉山诗人群体尤其是与玉山主人顾瑛交往的痕迹此前还比较模糊。

第三,与他人作品互见。如《眉庵集》卷一《晚节堂》在《高太史大全集》卷五作《题晚节堂》,《眉庵集》卷一《梦彩堂为俞士评赋》在《高太史大全集》卷六作《丰城余君梦彩堂》。

第四,考证不严和编排失当。

如《眉庵集》卷一《送参政钱诚夫之淮安》,朱彝尊《明诗综》卷五:“钱用壬,字成夫。广德人,元翰林国史院编修,出为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既而参平章张士信军事于淮安,升参政,归附后授按察副使,历礼部尚书,洪武元年十二月告老,赐居湖州。”元陈基《夷白斋稿》卷二十一《吊徐节孝先生序》:“至正二十二年岁次壬寅,临海陈基辱与桐城钱用壬以左右司员外郎待罪江浙行中书,秋九月同参平章公吴陵军事于淮阴。”诚与成当音同而通用。故钱用壬参军事于淮安在至正二十二年九月,当时杨基或为饶介客时,寓居苏州,故有送别之诗。成化本编此诗于杨基入明后“在京并闲居句容”诸诗中,显然是考证不严、编排失当。

又如《眉庵集》卷一《梦彩堂为俞士评赋》,成化本亦编此诗于杨基“在京并闲居句容”诸诗中,然细考之,亦不相符。明袁华《耕学斋诗集》卷六有《梦彩堂为余士平提学赋》,明虞堪《希澹园诗集》卷三《梦彩堂》序云:“余士平提学,丰城人。寓京师二十年,以兵阻未遂还乡,思亲不少置,故其堂扁曰:‘梦彩’。”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五“耕渔轩诗”诸作者中有“丰城余铨士平”,故俞士评,即余士平。

假如此诗为杨基所作,据虞堪诗序,余士平“寓京师二十年”,考张羽《静居集》卷六有《挽杨宪副孟载》二首,张羽卒于洪武十八年,杨基最迟当卒于洪武十八年之前,故“寓京师二十年”之京师当指元大都而非南京,如是,此诗作于入明之前,成化本置于杨基“在京并闲居句容”诸诗中,亦误。

再如《眉庵集》卷一《送王国忠之邵武推官》,此诗在《眉庵集》中位于《吴宫遗迹八咏》之前,诗中有“未能东浮越,况方西渡陕”之句,考杨基生平,当作于洪武七年杨基出为山西按察司副使时^①,故亦不当是“元末在吴作”。

以上四点为成化本的不审慎之处。

万历本,一般称之为《重刻杨孟载眉庵集》,或简称重刻本。陈邦瞻刻明初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家诗共四十一卷,其中《杨孟载眉庵集》十二卷,卷一

^①《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八九:“洪武七年五月丙寅……以兵部员外郎杨基为山西按察副使。”

题下有“姑苏杨孟载著,高安陈邦瞻德远订,新都汪汝淳孟朴校”,其他各卷在陈邦瞻名下皆作“校”,汪汝淳名下皆作“全校”。是编前有江朝宗序和张习后志。序半页八行,行十七字,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框,单黑鱼尾。此本传世较多,有的藏本中还有万历己酉(1609)陈邦瞻和谢肇淛的序(如南京图书馆藏本)。

陈邦瞻在序中说明了重刻的缘起:“金陵定鼎,时方草昧,而寓内作者以云集阙下,应制鸣盛,争树赤帟,四先生者尤褒然杰出其间,今其流传尚在人口,而罕睹全帙,且一时雍容记述之盛亦少知者,耳食之徒竟相近易相祖袭,诗道亦稍稍衰矣。兹刻也,将使读者有思初惟始之意焉。”谢肇淛在重刊序中也说:“然而时代寔远,途辙频移,丽藻雕章,梨枣朽蠹,清言隽语,楮墨消沉。值高安陈德远观察,醉心艺圃,搜厥遗编,而天都汪孟朴太学,树的藻林,授之剞劂。”

汪汝淳万历己酉仲夏所作《合刻国初四先生全集后序》^①谈到了明初四家集的寻访过程:

国初谈诗者,则首推高、杨、张、徐四先生,而能举其集者,盖难其人也。即散见于汇诗、风雅、诗删诸刻中仅百余篇,吉光片羽,可想风采,而卒不见全集……会匡左陈先生秉宪于浙,特囑淳物色,期年乃得报命。高季迪集先生已得之洪给谏,张来仪、徐幼文二集寻得之吴兴张氏,独孟载集历吴、越、荆、楚遍访之词林诸宿,竟寥寥也。抵金陵乃闻许石城先生家有藏本焉,其为文徵仲所赠,百余年而归之……

是知到万历年间明初四家的诗集已经罕见流传,所以陈邦瞻特囑汪汝淳寻访而刻之。陈邦瞻(1557-1628),字德远,号匡左,江西高安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任南京大理寺评事、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兵部左侍郎兼户工两部侍郎等职。汪汝淳在后序中没有说明万历本与成化本的关系,只是说“抵金陵乃闻许石城先生家有藏本焉,其为文徵仲所赠”,文徵仲即文徵明(1470-1559)。许石城即许谷,字仲贻,上元人。据俞宪《盛明百家诗存后编》之《许石城集序》,许登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官至南京尚宝卿,隆庆元年(1567)尚在世。他们生活的年代稍后于张习,是编既然曾为文徵明所有,亦有为成化本的可能。汪汝淳在《合刻国初四先生全集后序》并未说明版本所自,然比勘两种版本就会发现二者的关系。

第一,万历本的编排体例一依成化本。万历本凡十二卷,分体编排,目次与成化本完全相同,在体例上没有任何变化。

第二,从序志看,万历本当以成化本为基础。在万历本前录有江朝宗《眉庵诗集序》和张习《眉庵集后志》,所以万历本在编辑时应该参考过成化本。所谓得之许石城先生家云云,亦当为成化本。虽然,在此之前,或有其他的版本

^①见万历三十七年本《重刻徐幼文北郭集》后。

流传^①,有些稍不同于成化本,但是,万历本本于成化本应该是无疑义的。

万历本虽曰“重刻”,但毕竟是另一种版本,除了版式的不同外,在具体编排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前言成化本中有交待杨基生平出处的旁注十八处,万历本尽数删除。傅增湘跋云:“(《眉庵集》)传世者,当以张刻为最旧,次则有万历陈邦瞻校订本。余尝取两本粗事校阅,知陈本脱误弘多。如,陈本卷二终《月湾秋影》诗,张本此下尚有《赠萧处士别》、《哭翟好问》二首,则陈本于卷末夺去一叶又二行矣。又各卷诗后,往往有旁注,如卷一《望新淦城》下云:‘以上仕江西作’;《潇湘八景》下云:‘右使湖南作’;卷二《闻蟾》下云:‘以上在吴中作’;卷七《赠道士徐介之》下云:‘以上在金陵并句曲作’;《送沈自诚任武康县丞》下云:‘以上赴河南途中作’;《和宋大参对雪》下云:‘以上在山西作’;卷八《梅花梦》下云:‘以上元末在吴中作’;《梅杏桃李》诗下云:‘右仕在京并闲居秣陵江畔作’;如此者凡数十则,皆于孟载出处事迹攸关,陈本悉为芟落,殊不可解。其他字句违异者,尚难缕述。则陈本所标为校订,要未足信。”其实除此之外,尚脱卷一《上巳游虎丘值雨寓远斋》之第二行至《梁溪暮归》诗题,共约一页,诗四首多。又第七卷末首《晋邸北狩》,由第五行“登豆石腊穿”句以下,全夺无存^②。然而,万历本删除成化本的旁注,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排除成化本的某些编排失当、考据不严的缺点,使读者不致因旁注错误而误解某些作品。

四库全书本《眉庵集》十二卷,补遗一卷,是现今最常见的版本。是编前有江朝宗序,末有张习后志,各卷题下有“明杨基撰”。《四库全书总目·眉庵集提要》云:“集初为郑钢板行,成化中,吴人张习重刻,嘉州江朝宗为之序,习为后志”。其实,细加比勘,四库本一依万历本。杨世明先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可以认为四库本主要是依据万历本抄录的,故当属于万历本的版本系统。

另外,明俞宪《盛明百家诗》、钱谦益《列朝诗集》、清朱彝尊《明诗综》、《御选明诗》、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都收有相当数量的杨基诗,然非个人别集,故置而不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①黄丕烈跋成化本《眉庵集》云:“余藏明初人集高、杨、徐、张四家,独缺一种。向书估从太仓收来者,非企鵝所梓,故不之取。”故黄氏所见,当有成化本以外的刻本,然未知为万历本否。

②杨世明:《杨基〈眉庵集〉版本和佚文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3期,第79页。